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 八

魏泰 東軒筆錄

李朴 豐清敏公遺事

方勺 泊宅編

方勺 青溪寇軌

呂頤浩 燕魏雜記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
八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第二編 八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—鄭州:
大象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5347-4191-2

I .全... II .①朱...②傅... III .筆記—中國—宋代—選集
IV .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151708 號

全宋筆記		第二編 八	
特約編輯	陳新		
責任編輯	郭一凡		
整體設計	張勝		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		
	鄭州市經七路 25 號 (450002)		
制 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		
印 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		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		
開 本	640×960 1/16 15.75 印張		
字 數	147 千字		
印 數	1 500 冊		
定 價	29.00 元		

顧問

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(常務)

編纂委員會 (以姓氏筆劃爲序)

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
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本編執行主編 虞雲國

目
錄

東軒筆錄	魏泰撰	一
豐清敏公遺事	李朴撰	一二三
泊宅編	方勺撰	一六一
青溪寇軌	方勺撰	二二九
燕魏雜記	呂頤浩撰	二三九

◎

魏

泰撰

東軒筆錄

燕永成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東軒筆錄》，魏泰撰。魏泰字道輔，號臨漢隱居，又號漢上丈人，北宋襄陽人。曾布的妻弟。大致生活在神宗至徽宗時期。少時力學尚友，然恃才豪縱，不能忍一時之忿，毆主考官幾死，坐是不得取應。徽宗時，章惇欲官之，竟不就。多游公卿間，與王安石、王安國、王雱、黃庭堅、徐禧、章惇等交往密切。元祐中記其早年游公卿間所聞，而成此書。

本書記事涉及太祖至哲宗初七朝，尤以神宗朝人物、事件居多。內容斑駁不純，為同時人所詰難，然因其熟知上層人物關係內情，有關熙、豐時期的記事，仍不失為可資參考的史料。其中呂惠卿與王安石書，僅見於此，更是研究變法派內部關係的重要資料。

本書現有版本主要有：明嘉靖年間沈敕據宋刻本刊印的楚山書屋本，及據此影印的《湖北先正遺書》本，《稗海》本及據其排印的《叢書集成》本，《四庫全書》本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本，另《說郛》亦有選錄。此次整理以四庫本為底本，校以嘉靖本，並參校《宋朝事實類苑》（簡稱《類苑》）、《宋史》等書。四庫館臣因避諱改動的文字，徑行改回。嘉靖本有序，移置卷首，集外佚文，據李裕民先生的中華書局校點本移錄，附于卷末，在此深致謝意！

校勘記

序

余居漢陰之鄧城縣，縣非驛傳之所出，而居地僻絕，其旦暮之所接者，非山林之觀，則田畯之語，捨此無復見聞矣。思少時力學尚友，游於公卿間，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，雖老矣，尚班班可記，因叢摭成書。嗚呼，事固有善惡，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，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，異時有補史氏之闕，或譏以見聞之殊者，吾皆無憾，惟覽者之詳否焉。

元祐九年上元日，臨漢隱居魏泰序〔一〕。

〔一〕
序原無，據嘉靖本補。

卷一

太祖皇帝得天下，破上黨，取李筠，征維揚，誅李重進，皆一舉蕩滅，知兵力可用，僭偽可平矣。嘗語太宗曰：「中國自五代以來，兵連禍結，帑廩虛竭，必先取西川，次及荆、廣、江南，則國用富饒矣。今之勍敵，正在契丹，自開運以後，益輕中國。河東正扼兩蕃，若遽取河東，便與兩蕃接境，莫若且存繼元，爲我屏翰，俟我完實，取之未晚。」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，太宗即位，即一舉平晉也〔一〕。

錢俶初入朝，既而賜歸國，羣臣多請留俶，而使之獻地。太祖曰：「吾方征江南，俾俶歸，治兵以攻其後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。江南若下，俶敢不歸乎？」既而皆如所處。

武陵、辰陽、澧陽、清湘、邵陽五州，各有蠻獠保聚，依山阻江，迨十餘萬。在馬希範、周行逢時，數出寇邊，以至圍逼辰、永二州，殺掠民畜，歲歲不寧。太祖既下荆湖，思得通蠻情，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，以鎮撫之。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，長七尺，武健多謀，在周行逢時，屢以戰鬪立功，蠻黨伏之。太祖召至闕下，察知可用，因以一路之事付之。起蠻酋，除辰州刺史，官其一子爲殿直，賜予甚厚，仍使自辟吏屬，盡予一州租賦。再雄感槩異恩，誓死報効，至州日，訓練土兵〔二〕，得三千人，皆能被甲渡水，歷山飛墜，捷如猿獠。又選

〔一〕即一舉平晉也。「一」字原脫，據《類苑》卷一補。

〔二〕訓練土兵。「土」原作「士」，據嘉靖本、《類苑》卷五六、《宋史》卷四九三《秦再雄傳》改。

親校二十人，分使諸蠻，以傳朝廷懷徠之意，莫不從風而靡，各得降表以聞。太祖大喜，再召至闕，面加獎激，再雄伏地流涕，嗚咽不勝。改辰州團練使，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。再雄盡瘁邊圉，故終太祖世，無蠻貊之患，五州連袤數千里，不增一兵，不費帑庾，而邊境妥安，由神機駕馭，用一再雄而已。

陳搏，字圖南，有經世之才。生唐末，厭五代之亂，入武當山，學神仙導養之術，能辟穀，或一睡三年，後隱於華山。自晉、漢已後，每聞一朝革命，則嘖蹙數日，人有問者，瞪目不答。一日，方乘驢遊華陰，市人相語曰：「趙點檢作官家。」搏驚喜大笑，人問其故，又笑曰：「天下這迴定疊也。」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，搏嘗見天日之表，知太平自此始耳。

雷德驤判大理寺，因便殿奏事，太祖方燕服見之，因問曰：「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，遂與本家姓，其意安在？」德驤曰：「古人制貴賤之分，使不可瀆，恐後世譜牒不明，有以奴主爲婚者。」太祖大喜曰：「卿深得古人立法意。」由是歎重久之。自後，每德驤奏事，雖在燕處，必御袍帶以見。

周世宗壽春之役，太祖爲將，太宗亦在軍中，是時壽春久不下，世宗決淮水灌其城。一日，藝祖、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，游於城下。艇中惟有一卒司鑪，世謂之茶酒司，一矢而斃。太祖、太宗安坐以至迴舟，矢石終不能及。

太祖、太宗下諸國，其僞命臣僚，忠於所事者，無不面加獎激，以至棄瑕錄用，故徐鉉、

【三】

潘耒修輩「耒」原作

「耒」，據《類苑》卷三六改。

潘耒修輩【三】，皆承耒禮。至如衛融、張洎應答不遜，猶優假之，故雖疎遠寇讎，無不盡其忠力。太平興國中，吳王李煜薨，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。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，面奏曰：「知吳王事迹，莫若徐鉉爲詳。」太宗未悟，遂詔鉉撰碑，鉉遽請對而泣曰：「臣舊事李煜，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，乃敢奉詔。」太宗始悟讓者之意，許之。故鉉之爲碑，但推言歷數有盡，天命有歸而已。其警句云：「東鄰遭禍，南箕扇疑。投杼致慈親之惑，乞火無里婦之談。始勞因壘之師，終復塗山之會。」又有偃王仁義之比，太宗覽讀稱歎。異日復得鉉所撰《吳王挽詞》三首，尤加歎賞，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。《吳王挽詞》，今記者二首，曰：「倏忽千齡盡，冥茫萬事空。青松洛陽陌，芳草建康宮。道德遺文在，興衰自古同。受恩無補報，反袂泣塗窮。」「土德承餘烈，江南廣舊恩。一朝人事變，千古信書存。哀挽周原道，銘旌鄭國門。此生雖未死，寂寞已消魂。」李主葬北邙，《江南錄》乃鉉與湯悅奉詔撰，故有鄰國、信書之句。東鄰謂錢俶也。

太祖幸西都，肆赦。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，太祖召至便坐，令面陳其事。文定以手畫地，條陳十策，內四說稱旨，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，太祖怒，令武士拽出。及車駕還京，語太宗曰：「我幸西都，惟得一張齊賢耳。我不欲爵之以官，異時汝可收之，使輔汝爲相也。」至太宗初即位，放進士榜，決欲置於高等，而有司偶失掄選，實第三甲之末，太宗不悅。及注官，有旨一榜盡與京官、通判。文定釋褐將作監丞、通判衡州，十年，果爲相。

陶穀，自五代至國初，文翰爲一時之冠。然其爲人傾險很媚，自漢初始得用，即致李崧赤族之禍，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。太祖雖不喜，然藉其詞華足用，故尚置於翰苑。穀自以久次舊人，意希大用。建隆以後，爲宰相者，往往不由文翰，而聞望皆出穀下。穀不能平，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，以爲久在詞禁，宣力實多，亦以微伺上旨。太祖笑曰：「頗聞翰林草制，皆檢前人舊本，改換詞語，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，何宣力之有？」穀聞之，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，曰：「官職須由生處有，才能不管用時無。堪笑翰林陶學士，年年依樣畫葫蘆。」太祖益薄其怨望，遂決意不用矣。

太宗以元良未立，雖意在真宗，尚欲遍知諸子，遂命陳搏歷抵王宮，以相諸王。搏回奏曰：「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。臣始至壽邸，見二人坐於門，問其姓氏，則曰張旻、楊崇勳，皆王左右之使令。然臣觀二人，他日皆至將相，即其主可知。」太宗大喜。是時，真宗爲壽王。異日，張旻侍中，楊崇勳使相，皆如搏之相也。

真宗天縱睿明，博綜文學，尤重儒術，凡侍從之臣，每因賜對，未始不從容顧問。真宗善設論，雖造次應答，皆典雅有倫。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，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。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，晚年苦肺疾，累乞閒地，真宗不允，至數年加劇，又於便坐懇述。真宗曰：「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。」鎬於是薦戚綸以代，又逾年，未及得請而卒。

真宗聖性好學，尤愛文士。即位之初，王禹偁爲知制誥，坐事謫守黃州，謝上表有

「宣室鬼神之間，豈望生還；茂陵封禪之書，唯期身後」之語。真宗覽表，驚其辭之悲，方欲內徙，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，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。遽有旨移守蘄州，以避其變，勅下，而禹偁死矣。

澶淵之役，王超、傅潛兵力弗支，遂至中外之議不一，至有以北戎狙開運之勝聞於上者。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，李沆、宋湜贊之，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。時陳堯叟請幸蜀，王欽若乞幸江南，真宗一夕召寇萊公語曰：「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，卿以爲如何？」萊公答曰：「不知何人發此二謀？」真宗曰：「卿姑斷其可否，勿問其人也。」萊公曰：「臣欲得獻策之人，斬以疊鼓，然後北伐耳。」真宗默然而悟，遂決澶淵之行。

真宗次澶淵，一日，語萊公曰：「今虜騎未退，而天雄軍截在賊後，萬一陷沒，則河朔皆虜境也。何人可爲朕守魏？」萊公曰：「當此之際，無方畧可展，古人有言，知將不如福將。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，福祿未艾，宜可爲守。」於是即時進熟勅，退召王公於行府，諭以上意，授勅俾行。王公茫然自失，未及有言，萊公遽曰：「主上親征，非臣子避難之日。參政爲國柄臣，當體此意。驛騎已集，仍放朝辭，便宜即塗，身乃安也。」遽酌大白飲之，命曰「上馬盃」，王公驚懼，不敢辭，飲訖拜別。萊公答拜，且曰：「參政勉之，迴日即爲同列也。」王公馳騎入天雄，方戎虜滿野，無以爲計，但屯塞四門，終日危坐。越七日，虜騎退，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〔四〕，集賢殿大學士，如萊公之言也。或云王公數進疑辭

〔四〕

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
〔同〕字原脫，據《類苑》卷
一一及《容齋隨筆》卷四
引文補。

於上前，故萊公因事出之，以成勝敵之勳耳。

虜犯澶淵，傳潛堅壁不戰，河北諸郡城守者，多爲蕃兵所陷，或守城，或棄城出奔。當是時，魏能守安肅軍，楊延朗守廣信軍，乃世所謂梁門、遂城者也。二軍最切虜境，而攻圍百戰不能下，以至賊退出界，而延朗追躡轉戰，未嘗衄敗。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、鐵遂城，蓋由二將善守也。

仁宗聖性仁恕，尤惡深文，獄官有失人人罪者，終身不復進用。至於仁民愛物，孜孜唯恐不及。一日晨興，語近臣曰：「昨夕因不寐而甚饑〔五〕，思食燒羊。」侍臣曰：「何不降旨取索？」仁宗曰：「比聞禁中每有取索，外面遂以爲例。誠恐自此逐夜宰殺，以備非時供應，則歲月之久，害物多矣。豈可不忍一夕之餒，而啟無窮之殺也？」時左右皆呼萬歲，至有感泣者。

景德末年，天書降左承天門鸛尾上，既而又降於朱能家，於是改元祥符，作玉清昭應宮，建寶符閣，盡哀天書置閣中。雖上意篤信，而臣下或以爲非，若孫奭、張詠，尤極詆訛。未幾，朱能謀叛，天下愈知其詐。至真宗上仙，王文正公曾當國，建議以爲：「天書本爲先帝而降，不當留在人間。」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，無一字留者。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也。

〔五〕

昨夕因不寐而甚饑

「夕」原作「日」，據嘉靖本卷三及《類苑》卷四改。

卷二

【二】

盡有河湟之地「湟」原作「隍」，據本書卷三及《宋史》卷四九二《喻廝囉傳》改。

喻廝囉，唐吐蕃贊普之後，據邈川之宗哥城，盡有河湟之地【二】。祥符中，用蕃僧立遵之策，將衆十萬，穿古渭州入寇。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，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，聞賊已過畢利城，瑋率諸將渡渭逆之，遂合戰於三都谷。賊軍雖衆，然器甲殊少，在後者所持皆白楸毛連，以備刼虜而已。瑋知其勢弱不足畏，欲以氣陵之，自引百騎穿賊陣，出其後，升高指揮，軍中鼓噪夾擊，賊大潰，斬首三千級。明日，視林薄間，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。瑋之威名，由是大震，喻氏自此衰弱矣。

馮拯之父，爲中令趙普家內知，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。一日，中令下簾獨坐，拯方十餘歲，彈雀於簾前，中令熟視之，召坐與語。其父遽至，惶恐謝過，中令曰：「吾視汝之子，乃至貴人也。」因指其所坐榻曰：「此子他日當至吾位。」馮後相真宗、仁宗，位至侍中。

丁謂有才智，然多希合上旨，天下以爲姦邪。及稍進用，即啟迪真宗以神僊之事，又作玉清昭應宮，耗費國帑，不可勝紀。謂既爲宮使，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。一日，宴宮僚於齋廳【二】，有雜手伎，俗謂弄盃注者，獻藝於廷，丁顧語夏曰：「古無詠盃注詩，舍人可

【二】

宴宮僚於齋廳「宮」原作「官」，據嘉靖本改。

作一篇。」夏即席賦詩曰：「舞拂挑珠復吐丸，遮藏巧便百千般。主公端坐無由見，却被旁人冷眼看。」丁覽讀變色。

种放隱終南山，往華山訪陳搏，搏聞其來，倒屣迎之，既即坐，熟視曰：「君他日甚顯，官至丞郎。」种曰：「我之來也，求道義之益，而乃言及爵祿，非我意也。」陳笑曰：「人之貴賤，莫不有命，貴者不可爲賤，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。君骨法合爲此官，雖晦迹山林，終恐不能安耳。今雖不信，異日當自知之。」放不懌而去。至真宗時，以司諫召至闕下，及辭還山，遷諫議大夫，東封，改給事中，西祀，改工部侍郎而卒，竟如搏之相也。

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，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，而終未用。一日，萊公語文靖曰：「準屢言丁謂之才，而相公終不用，豈其才不足用耶？抑鄙言不足聽耶？」文靖曰：「如斯人者，才則才矣，顧其爲人，可使之在人上乎？」萊公曰：「如謂者，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？」文靖笑曰：「他日後悔，當思吾言也。」晚年與寇權寵相軋，交至傾奪，竟有海康之禍，始伏文靖之識。

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，歸本朝，直舍人院。及死無子，其家修佛事爲道場，唯一女十餘歲，縗經跪爐於像前。會陳搏入弔，出語人曰：「王氏女，吾雖不見其面，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，若是男子，當白衣入翰林。女子嫁即爲國夫人矣。」後數年，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，一日，便坐奏事，太宗從容問曰：「卿娶誰氏，有幾子？」晉公對曰：「臣無妻，今有